

民俗

冬至的古习俗

刘昌宇

冬至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。在我国古代有“冬至大如年”之说。

冬至过节源于汉代，盛于唐宋，直至明清。汉朝以冬至为“冬节”，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“贺冬”，例行放假。

《后汉书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，不听政，择吉辰而后省事。”所以这天朝廷上下要放假休息，军队待命，边塞闭关，商旅停业，亲朋各以美食相赠，相互拜访，欢乐地过一个“安身静体”的节日。

唐、宋时期，冬至是祭天祭祖先的日子，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，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，现在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。

既然把冬至当成一个节，自然少不了美味佳肴的陪伴。过去老北京有“冬至馄饨夏至面”的说法。

在古时不少地方，冬至这天有吃狗肉的习俗。据说缘于汉代，相传，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，觉得味道特别鲜美，赞不绝口。从此这一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。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，吃狗肉、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，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。

而在江南水乡，在冬至之夜还有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。相传，共工氏有不肖子，作恶多端，死于冬至这一天，死后变成疫鬼，继续残害百姓。但是，这个疫鬼最怕赤豆，于是，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，用以驱避疫鬼，防灾祛病。

沿袭至今，成为南北各方普遍认可的饮食习俗的，莫过于在冬至这天吃饺子了。谚云：“冬至到，家家户户吃水饺。”这种习俗，是因纪念“医圣”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。据传东汉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，后毅然辞官回乡，为乡邻治病。其返乡之时，正是冬季，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，饥寒交迫，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。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，支起大锅，在冬至那天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，然后将羊肉、药物捞出来切碎，用面包成耳朵样的“娇耳”，煮熟后，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“娇耳”，一大碗肉汤。人们吃了“娇耳”，喝了“祛寒汤”，浑身暖和，两耳发热，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。后人学着“娇耳”的样子，包成食物，也叫“饺子”或“扁食”。

为了欢度冬至，古人还以填九九消寒图的方式，赋予了这一传统节日美好的意蕴。九九消寒图通常是一幅双钩描红书法，上有繁体的“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九字，每字九画，共八十一画，从冬至开始每天按照笔画顺序填充一个笔画，每过一九填充好一个字，直到九九之后春回大地，一幅九九消寒图才算大功告成。

甘露为何物？见到的人少，传闻可真不少。让我们查阅一些史志。《汉书》这样说：元康元年“甘露降未央宫”。《礼记》这样记载着：“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”。《论衡》一书上也有关于甘露的记载，还举了朱草、翔风、景星、嘉禾等许多古代被视为奇异之物。

甘露为何物？它在古代人心目中，是件了不起的神物，是象征太平吉祥的异物，被认为是“神灵之精，仁瑞之泽”；是一种延年益寿的“圣药”，“其凝如脂，其甘如飴”，吃了能使“不寿者八百岁”。

既然甘露被称为是“神浆”“天酒”，自然首先引起古代帝王们的极大兴趣，有的以甘露命年号，有的想亲口尝尝甘露的神奇。公元 104

文史杂谈

官场称呼那些事

绍义

在中国传统里，官场称呼都是叫高不叫低，叫大不叫小，不管怎样，都是为了叫者安心，听者顺心。有些时期滥到一定程度时，不但不少有识之士看不上眼，觉得别扭了，就是皇上也觉得乱了规矩，不成体统了，不得不颁布一些中央级别的文件，来制止这些夸大其词的官场乱称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宋真宗时，因为“内外官称多过其资品”，不得不特地发了一个《重定内外官称呼》的中央文件，对那些胡乱称呼官职的人员“严行告谕，俾其遵守，违者论如律罪”。可见宋真宗对那些乱称官职者的憎恶程度了。

除了将副职称正职，次官称长官，低品称高品以及小吏互称押司，军将互称太尉的“过称”外，社会上还有一种僭称，就是许多官称泛滥到了民间，如医生叫大夫，叫郎中，剃头修脚叫待诏，茶馆跑堂叫博士，卜卦看相叫衙推，各行工匠叫司务等等。这些称呼据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说，“盖起于宋时”。可见当时宋真宗下发文件的必要性了。可不是嘛，《水浒传》里的农村民办教师吴用，不就是被大家称为“吴教授”了吗？教授是什么，教授可是当时州县教育局长的官职呀。

正是这种泛滥成灾的僭称，让明太祖朱元璋也不得不下发文件加以整饬。《明实录》里说，“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，命礼部申禁，军民人等不得用太

孙、太师、太保、待诏、大官、郎中等字为名称”。这些称呼之所以屡禁不止，就是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过称、僭称或者谄称的人心安理得，不以为然，甚至会乐哉优哉，非常舒服。

据李日华《官制备考》上说，明代也是谄称泛滥的时代，芝麻绿豆的七品小官，非得往大里喊不可，行人司司正叫大天使，中书科舍人叫大中翰，巡按御史叫大马台，甚至从九品的府学教授叫学正，亦得尊称大外翰。“大”字叫多了、贬值了，就往“太”上叫，吏部尚书叫太师，翰林庶吉叫太史，知县叫太爷，知府叫太尊，正像余庭璧在《事物异名》中说的一样，县令称县尊了，乡司循此格式称邑尊，再往下，“里长”也就“称之里尊”了。

说起大人，清代还有两个笑话，《清代述异》里说，嘉庆时，福州军工厂战船竣工时，恭请闽浙总督汪志伊亲自来厂验收。汪总督性格严厉，军工厂的陈督办又不擅辞令，盐道麟祥怕他应对出错，特地为他找了个能说会道的部下达泰接待汪总督。等到汪总督登船检验时，随身陪同的达泰一口一个“大人”地不离左右，“总督色甚和，盐道心亦甚喜”。没想到在存贮淡水的水井前，弄出了个尴尬事。总督笑着说：“井甚深，小人跌下怕会淹死。”达泰随口回答：“不然，即大人跌下亦要淹死！”听到这里，在场的人无不偷偷发笑，再看看总督，果然“色庄而去”。事后

麟祥把达泰召进官廨，一顿通责：“好好一篇文章，被汝闹坏！”

另一个笑话在清人朱翊清撰写的《埋忧集》中。广东巡抚接见到省候缺的下属时，有一个原籍广西的捐班知县想与巡抚套近乎，一句一个“大人”地没话找话，出于礼貌，巡抚也不得不敷衍他，随口问他“贵乡风土如何？”他说“散处只是山中多覆猴”。巡抚问：“覆猴大小几何？”他又答道：“回大人话，小者不过巴儿模样，大者却似大人一般。”没想到这位巡抚也缺少涵养，当场变色而起，说他不配做官，“即日令其告病回籍”，不再起用。又是一场“谄称”惹的祸。

记得清人梁章钜在礼部任官时，曾写过一部介绍该部典故故事的《南省公录录》，书中说，凡初进礼部供职者，都发给一册专载本机关规章礼仪的《春曹仪式》，要求人人遵守，“有不如约者，众相正之”。

《春曹仪式》内容丰富，有一款专讲公务交往时怎样称呼的。比如，对大学士、吏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，要自称官职；对其他各部正职和吏部左右侍郎（副部长），要自称晚生。同僚之间，可以视具体情况互称老长官、长官，或称字号，也可称兄，但不许称老先生以及什么翁什么老之类。这些都说明，历朝历代，虽然称呼有不同，但对官场的称谓，都是非常讲究的。

结局

闵闵

无声是树上的枯枝
败叶在泥土里冷冻发酵
等春天来临——
开花或成为花的养料

沉默是一种背叛
在阳光明媚的角落
黑暗正悄悄关注着四角虫爬行
心事在午后堆积成脑部的空虚
终于，见到你传说中的文字
像悬空着对某种程度的想念

你是飞鸟掠过的一刹
火花也来不及在温度里形成
淡淡的花香藏在经年里释放
只是一小段信念流转私情
来与去之间眉目传递
定格成原创的好色指数

你，不是所有真实的表达
——都照进真实
落日余晖，光只留下万能的美好
在夜的后面
其实影子还不能躲藏
我早已看到了你……
躲闪，正在形成另一种阴谋

2016.10.2 于布达佩斯

相感志》里记载着苏东坡所说的话：“此露天降，着草木上，如饴糖”。他虽不知甘露不是天降，而是蚜虫所分泌，但能发现在“草木上”就不简单，大抵是文学家对山川云雨、虫鱼草木洞幽入微的观察结果。而学者又不同，明代的杜镐说得更精确：“此多虫之所，叶下必多露，味甘，乃是虫之尿也。”

现代生物学、昆虫学把甘露的形成过程，已研究得一清二楚。蚜虫是附生在草木枝叶上的昆虫，专靠吸取植物上的汁液为生，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，把多余的糖分和水排泄出来，洒在植物的枝叶上，有的“其凝如脂”，有的“皎莹如雪”，“其味如饴”，这就是所谓的甘露。



反弹琵琶舞 阿老

知味

银川“头脑”

刘杰

冬至是我国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，我们无法改变这一天的长度，却可以改变这一天的温度。一想到银川“头脑”，严寒的冬至就变得温暖滋润起来的。

三年前，妻子的表弟龙龙调到银川工作。他是个文艺青年加资深吃货，每到一地就爱琢磨美食，多次跟我说银川羊肉名不虚传。去年冬至，我恰好到银川出差，办完事后，他开车来接我时，一定要请我吃“头脑”，还风趣地说：“冬至来银川，如不吃碗‘头脑’，就好比到了北京没吃烤鸭，到了兰州没吃拉面……”

走进了银川市郊的一个农家清真餐馆。那里生意火爆，都是谈笑风生吃“头脑”的食客。海碗中升腾的热气与餐厅里氤氲的浓香，与窗外呼啸的寒风形成鲜明对比。

“头脑”的奥妙在于它只属于银川。它选用的羊肉是当地特产的滩羊肉。滩羊是蒙古羊的一支，对环境要求严苛，生活区域狭窄，主要产于银川的中温带大陆气候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区。银川广阔的无污染草场，不仅长着各种优质牧草，还有甘草、薄荷、柴胡、黄芪、沙参等 100 多种中药材，而且草场中广泛分布的浅层地下水，水位高，水质佳，富含矿物质元素。“吃着中草药、喝着矿泉水”长大的滩羊，肉中含脂率低，脂肪分布均匀，不油腻，无膻味，肉质细嫩鲜美，营养丰富，还有提气补虚、生血益肾等功效。

“头脑”的烹制也很考究。除了用滩羊肉，还必须用银川清冽甘甜的地下水和当地出产的紫蘑菇。先把采来的紫蘑菇洗净，用来熬蘑菇汤，汤熬好后再将蘑菇捞出，切成块备用；将新鲜的滩羊肉切成薄片，下锅用热油爆炒一两分钟减为中火，放入姜丝、葱花、蒜黄、辣椒面，翻炒至入味；再将蘑菇块放在肉片上略炒一下，用筷子夹出装碗，放调入精盐、酱油、调和面，用陈醋腌上十来分钟；待羊肉炒熟后，放入黑木耳、金针、蘑菇块略炒，倒入清亮的蘑菇汤；用文火将汤烧开后，下入泡好的土豆粉条，洒点韭黄、蒜苗、香菜，盛碗后再淋点辣椒油，香喷喷的“头脑”就做好了。

我俩要的“头脑”端上来后，只见碗中底汤酱红，粉条雪白，金针橙黄，蘑菇、木耳黑亮，蒜苗、香菜翠绿，极具视觉冲击力，使汤中香气扑鼻的羊肉片，愈发勾人食欲。夹起一筷子细细品尝，只觉得羊肉滋嫩鲜香、肥而不腻、回味悠长，粉条筋道爽口，汤水醇香浓郁，一碗吃罢颊齿流芳、酣畅淋漓，浑身都暖融融的。

什么，只能问，“这就完事儿了吗？现在能离开医院了？”

“能了，我走不动，爱爱，你帮我去拿药吧！说术后要调养，我要吃几天的药。”小爱将几张单子递给她，“我在这儿待会儿。”

许爱点点头，接过单子，转身去拿药。

下楼的时候，她觉得脚发虚，不知是被小爱感染，还是因为走楼梯的原因。路过一面镜子，她看了一眼，发现自己的脸竟然比小爱的好不了多少，分外苍白。

来到药房，排队取了药，许爱低着头往回走去寻找小爱。

身边一人匆匆走过，撞了她一下，她身子被撞了个趔趄，手中的药瓶手掉了在地上，“啪”的一声响。她勉强站稳，掐眼，那人似乎很心急，头也不回地说了句“对不起”，匆匆向外走去。

许爱揉了揉被撞疼的腰，倒也没多在意，弯身去捡药。

她手刚碰到药，刚才撞了她的那人忽然去而复返，匆匆又走了回来，先一步捡起了地上的药。



然乌湖畔

朱营生 摄影

新书架

《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》

李昂

本书以纪实笔法，通过剖析蒋介石父子的家书、国民党高层往来函电等鲜为人知的史料，再现 1945～1949 年解放战争中，蒋氏父子四面楚歌，并于 1949 年败退台湾的历史真相。

20 世纪 30 年代末，蒋介石从苏联接回蒋经国，费尽心思安排蒋经国当接班人，而蒋经国从在赣南实验“小苏联”，到“上海打老虎”引发家族风暴，初涉政坛频频受挫。

绿城杂俎

甘露为何物？

陈永坤

年，那位醉心炼丹苦研长生秘方的汉武帝，大兴土木，在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建造了一个高二十丈，周七人之围的“承露盘”，日夜焚香拜祭，乞祈上天赐甘露。后来学他的皇帝也不少，就连清代颇有学识的乾隆皇帝也效仿，梦想“长生久视”，于是竟也在北京北海的琼岛上建造了一座“铜仙承露盘。”如今，当我们浏览北海公园时，还能一睹到这座祈求上天赐露的遗址。

虔诚至极的汉武帝和乾隆皇帝，是否祈求到天赐的甘露，古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宋代陈舜俞在《庐山记》中说：“甘露戒坛，在东林寺之南。梁太清中裴法讲师《金光明经》于林间，甘露浹木者三日，因于林间作戒坛焉”。由此可见，甘露倒有可能发生，只不过甘露究竟为何物仍不得知。

其实，甘露之谜，古代慧人早有揭露。《物类

连载



小爱摇摇头，抓住许爱的手，“爱爱，我有点儿紧张。”

许爱愣了一下，想起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她吃红薯的心情也没了，将红薯拿袋子收起来，小声说，“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”

“不能等了。”小爱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。

许爱也看向她的肚子，平平

一辆车“嗖”地从她身边驶过，擦着衣服边，险些将她带倒。

“小姑娘小心！”老大爷惊得一把握住许爱。

许爱站稳，也是惊魂未定，瞧见刚才过去的那辆车，已经进了医院，只看到一个尾巴。

“现在这有钱人啊，都拿人命不当回事儿！”老大爷愤愤地说。

许爱跺了一下脚，也跟着愤懑，“幸好没伤到我，否则不管里面的人是谁，赖他一辈子。”

老大爷闻言嘿嘿乐了，“你这样的姑娘长得漂亮，又讨喜，这种人虽然有钱，却没品，赖他不划算。”

“也是！”许爱点点头，愤懑顿时消了。

“爱爱！”小爱喊了一声。

许爱顺着声音看去，见小爱下了出租车，她立即对老大爷挥手，跑了过去。

小爱是一个人来，见许爱手里拿着烤红薯，“你早上没吃饭？”

“吃了！见你还没来，我闻着这味儿就忍不住想吃。”许爱将烤红薯递给小爱，“你吃吗？”

着往外赶的，还上着学呢，她着的是哪门子的急。”

“奶奶真好！英明神武！”许爱大笑，抱着老太太吧唧亲了一口，“我就知道奶奶不是跟我妈一样俗气。”

“小马屁精！”老太太眉开眼笑。

这一晚，也许是因为在家里，她自小就住的熟悉的地方，许爱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好觉。

早上吃过早饭后，许爱拎着老太太做的好吃的出门前往和小爱约好的医院。

这是给你的忠告

许爱到医院的时候，小爱还没到，她便在门口找了个地方等着。

门口不远处，一位老大爷推着车正卖烤红薯，闻了半天香味，许爱到底没忍住，走了过去。

老大爷是典型的北方人，很善谈，一边烤着红薯，一边和许爱找话聊天。

红薯烤完了，许爱见小爱还没来，反正也是等着，便也不着急走，捧着红薯一边吃一边和老大爷聊天。

“想你了，就回来了！”许爱扔了包，跑过去，抱住老太太，撒娇，“我爸的电话？”

“不是，你妈的电话。”老太太捏了捏她脸蛋，“怎么又瘦了？又没好好吃饭？”

许爱眨眨眼睛：“我妈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老太太见她一副心虚的样子，哼了一声，点点她额头，“你妈还能说什么？说要被你气死了，千叮万嘱咐，让你相亲，你生生放人家鸽子。”

许爱咳嗽了一声，“奶奶，你也知道啥叫放人家鸽子呀！”

“死丫头！”老太太大骂了一句，“你妈说要任你自生自灭，以后再不管你的事儿了。”

许爱暗暗舒了一口气，她正求之不得呢，她可不想再来一次相亲了。但面上却是委屈得不行，“奶奶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嫁不出去？现在就急着把我赶出家门。”

“我们爱爱水灵灵的大姑娘，怎么会嫁不出去？”老太太不高兴了，埋怨道，“你妈也忒着急了，哪有好不容易养大的姑娘急